

樗

齋

漫

錄

樗齋漫錄卷之七

南里許自昌玄祐父篋

蘇子瞻文章妙天下而有不及婦人處昔明肅太后
上徽號初欲御天聖殿王沂公爭之乃改御文德
殿元祐初宣仁太后受冊有司援文德故事爲請
宣仁不許令學士院降詔蘇子瞻當制頗斥天聖
之制猶以御文德爲非是旣進本宣仁批出曰如
此是彰先姑之失可別作一意但言吾德薄不敢
比方前人聞者無不畏服乃知文章全在乎識識

又根乎德也。冷居士戲曰：此白香山之所以折衷于老嫗也。

荆公退居鍾山，常獨遊山寺。有人擁數卒，按膝據牀而坐，驕氣滿容，慢罵左右，爲之辟易。公問爲誰僧，云：押綱張殿侍也。公卽索筆題一詩于扉，云：口銜天憲，手持鈞已，是龍墀第一人。回首三千大千界，此身猶是一微塵。

宋太祖一日登明德門，指其榜問趙普曰：明德之門，安用之字？普曰：語助。帝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真

熱頭六陰風
情平志

帝王之言冷居士曰天下只秀才無用正爲求助于之乎者也耳

西山蔡先生訓子曰夸之一字壞人終身凡念慮言語纔有夸心卽截斷却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曰作事皆依本分屈已饒人終無悔吝錢穀與人交關頭頭讓人些少生事一切用柔道理之若識些道理不做好人天地鬼神亦深惡之蓋不識好惡如童稚如醉人雖有罪可赦若知而故犯王法不可免也曰孝弟忠信不可須臾離若有分毫瞞

方是微志
方見

人底心天地鬼神不恕也曰禍患中第一莫使性
氣中外事一切靜柔順理之曰爲善得禍乃是爲
善未熟爲惡得福乃是爲惡未深人事盡處方是
天理曰欺世盜名者無後吾甚慎之

晁文元公迥深明理性嘗作七審于四威儀中嘗自
考校以代曾子三省之義道力淺深自審方知一
一切妄念能息否二一切外緣稍簡省否三一切
觸境能不動否四一切語言能慎密否五一切黑
白減分別否六夢想之間不顛倒否七方寸之間

以上名自修人生
一書於七世之中
此書得之字以
治心之字以
治心之字以

得恬愉否予讀公所作內典諸書得此若有所省
當書諸座右以警昏憤

皇祐初洛陽僧義琛者素出入尹師魯門下師魯自
平涼帥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均州監酒過洛義琛
見之曰鄉里門徒數人欲一望見龍圖有頃諸人
出一諾而去皆洛中大豪義琛已密約貸錢爲師
魯買洛城負郭美田三十頃師魯初不知後義琛
復以歲所得地利償諸人至師魯卒喪歸洛義琛
哭于柩前納其券于師魯家師魯素貧子孫賴此

似此古道於世
世名成利就之
士夫中出難
不

自謂人六五
考能如斯也

極其不敬
漢子漢末
明為

以生噫誰謂天下無有心男子哉

近時士大夫學佛者不行佛之心而行佛之迹者皆是談慈悲而行若蜂蠆乃望無上菩提愚之未信梁武帝之奉佛可謂篤矣至捨身為寺奴宗廟供麵牲乃築浮山堰灌壽春欲取中原一夕而殺數萬人其心豈佛也哉

夫子沒歷秦漢晉宋齊梁陳隋至明皇始封文宣王神宗欲加尊崇禮臣定議為至神元聖帝而李邦直者獨曰周室稱王陪臣不當為帝于是僅加元

聖二字異代尊崇何預于周果如所言則公亦不可封矣雖萬代帝王之師何假虛名而邦直之罪所當筆誅樗道人曰邦直是秀才見識

雲棲和尚謂般若真智癩撲不破縱在迷途有觸還悟不然卽學窮百家文蓋一世有來生不識一字者其甚如淳禪師以才藻著名一跌而起頓成痴呆不待來生又甚化爲異類但念水草餘無所知余謂此猶遠言之也何待來生何必一跌何須化爲異類儻無般若真智主宰其中卽學窮百家文

蓋一世時亦何曾識得一字亦何曾不痴呆亦何曾不爲異類也哉

大凡作字要熟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于靜坐中自是一無事然患少暇豈若以樂處當不足耶書十年不倦當得名虛名已得而真氣耗矣萬事莫不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爲勞也有以樂其心不知物之爲累也然則自古無不累心之物而有爲物所樂之心

中庸云誠則明明則誠最有味凡欺心之人皆黑心

詐誑者流始此
吟誦如也子思
則有也人
言不
也

之人也。惟黑心愈欺心矣。彼詐僞者自謂聰明智
慧。豈知是箇大糊塗之人也哉。不然試自思之。許
多詐僞。曾有用處否。曾不爲人覷破否。

高麗王徵嘗誦華嚴經願生中國舊俗以二月望張
燈祀天神如中國上元徽一夕夢至京師觀燈若
宣召然徧呼國中嘗至京師者問之略皆夢中所
見乃自爲詩識之曰宿業因緣近契丹一年朝貢
幾許般忽蒙舜日龍輪召便侍堯天佛會觀燈焰
似蓮丹闕迥月華如水洩雲寒移身幸入華胥境

夢
卷
七
一
三

可惜中宵漏滴殘。會宋神宗遣海商喻旨果使來。朝觀此則佛家之修生西方者亦如是矣。豈相遠哉。

還退之木居士詩。偶然題作木居士。復有無窮祈福人。蓋當時以枯木類人形。因以乞靈也。在今衡州之耒陽縣北沿流三十里。鰲口寺。至今人祀之。元豐初年旱。擘縣令禱之。不應。爲今析而焚之。主僧道符乃更刻木爲形。而事之。張芸叟南遷郴州過。而見之。題詩于壁云。波穿火透本無奇。初見潮州。

刺史詩當日老翁終不免後來居士欲奚爲山中
雷雨誰宜主水底蛟龍睡不知若使天年俱自遂
如今已復長新枝予每憤南方淫祠之多所至有
之陸龜蒙所謂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
溫而愿哲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媪而尊嚴者則曰
姥有婦而容者則曰姑而三吳尤甚所主之神不
一或曰太尉或曰相公或曰夫人或曰娘子村民
家有疾病不服藥劑惟神是恃事必先禱之謂之
問神苟許其請雖冒險以觸憲綱必爲之儻不諾

其請卒不敢違也凡禱必許以牲牢祀謝刳物命所費不貲禱而不驗病者已沮猶實所許之祭曰弗賞其禱必甚無知之俗以神之禦災捍患為言豈尚然不敢少解也豈獨若是乎近時士大夫家亦漸習此風士大夫稍有識者心知其非而見女子之易惑故牽于閨幃之愛亦遂徇俗殊可駭嘆且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豈有以酒食是嗜而竊福以饗饗于愚魯之民豈所謂聰明正直者耶至于獄也瀆也古先賢德有功于人載在祀典血食

王其信也

知讀孔孟古之至
大亦復無不不
即使欲心復生人何
能老也哉

行作忠孝節義
此其意也

一方者吾敢不欽奉之乎所謂郎者姑者安能禍
福于忠信之士吾所未信也世豈無一狄公爲一
輩之木居士旣爲令之所焚矣彼庸髡者復假托
以惑衆此尤可笑云

一衲子與一儒者語及生老病死衲子曰生死所同
但吾輩修行人有老而無病世間不知修行者有
病而無老耳此言殊足爲尊生却疾之助

雲棲和尚曰昔一老宿言舉世無有不好名者因發
長嘆坐中一人作而曰誠如尊論不好名者惟公

予請名心齋
情與字原相
相與決不可
沽名釣譽
味不為

一人而已老宿欣然大悅解頤不知已爲所賣矣
此則公案拈出極好但不知拈公案時略無要人
道好之心否儻微著此意并和尚猶在好名城
中也聞者大笑

仁字从人兼愛疑仁矣墨氏何以賊仁義字從我爲
我疑義矣而楊氏何以賊義蓋圖不盡言言不盡
意天下道理豈盡在語言文字之中哉笑彼介甫
欲以字說盡天下此所以受困于犇麤波滑之諛
也善乎先輩之言曰謂字說有一二分者便有七

八分不曉事的的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盡信書不
如無書

杭學自昔多四方之人淳祐辛亥鄭丞相清之當國
朝議以游士多無檢束羣居率以私喜怒軒輊人
甚者以植黨撓官府之政扣閭攬黜陟之權或受
賂醜詆朝紳或設局騙脅民庶風俗寔壞遂行下
各州自試于學仍照舊比分數以待類申將以是
歲七月引試爲始會教官林經湘對士子上請語
微失于是大開肆罵時趙京尹與衆教官調停一

時但欲求靜遂許以三百名內一半取士人一半取游士于是乃息越數日宰執奏事上面諭曰近行諸州各試之法正欲散游學之士不知臨安府憑何指揮復放外方之人趙尹聞之恐甚乃移牒俾游士限日出境其計始窮乃爲檄文相率而去云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亦何負于國遽罹斥逐之辜靜言思之良可醜也慨祖宗之立法廣學校以儲材非惟衍豐芑以貽後人蓋亦隆漢都而尊上國肆惟皇上克廣前猷炳炳宸奎釐

斯亦不
出先王
何有
於

爲四學衰衰束帛例及諸生蒙教育之如天恨補
報之無地但思粉骨何畏觸喉直言安石之姦其
惜元城之去實爲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諷其三緘
終盡打于一網不任其咎移過于君是誠何心空
人之圖竄倫猶謂毀校不可而李斯尚知逐客爲
非今彼不顧行之使我何顏居此厄哉吾道告爾
同盟毋見義以不爲宜行已而有耻苟爲溫飽可
勝周粟之羞相與提携莫蹈秦坑之禍斯言旣出
明日遂行八月朔乃相率而出復作文告先聖曰

斯文將喪嗚呼天平更議逐客嗚呼人乎乘桴浮
海嗚呼聖乎遯世無悶嗚呼士乎敢告又作絕句
詩云塞翁何必恨失馬城火可憐殃及魚一笑出
門天萬里擔頭猶有斤姦書又五言鄭五不去國
金陵深恨君校存知必毀書在已如焚自是清流
禍非干北黨分歸與雖幸矣恨未效朱雲又詩上
書如聚盧仝茶直論國體寧無譁依然茅葦縱橫
斜鍾山老栢休槎牙嗚呼時事如絲麻食肉者口
徒咿哇鬼蜮空含射影沙逐客今下堪吁嗟識者

將謂秦事邪淳祐寢不如端嘉邪人剛指正人邪
時有引喙鳴靈鴉天降奇禍遭羅罝尼山草木枯
無華奄奄山鬼相揄挪我今束書歸山涯不惜一
去惜國家于是京尹待罪兩教官各降一資而陳
顯伯鄭雄飛方以公道目任且欲收譽士林乃相
繼上疏欲復其舊而賈似道居淮閩至此游士欲
渡淮以脅上必從而理宗以周粟秦坑等語怒未
解深不然之至開慶己未吳丞相潛再登揆席首
欲收士心復舊法會去不果戴慶以叅樞軸畢竟

山人指陳

以遠視勞績中
其意各別入於

作指揮許京庠有籍無分人引試一次于是漸復
雲集矣樗道人曰游士口舌絕似今之山人

竹窻二筆載看忙二字謂富者看貧者之役役于歲
盡之日貴者看賤者之役役於大比之年惑破智
成所作已辦者看六道衆生之役役於輪迴生死
彼富貴者有矜已心無憐彼心獨菩薩起大慈悲
心普覺羣迷冀彼同得解脫如此則菩薩爲此一
事曉夜而忙安得片刻之閒而得看之乎

讀袁中郎白松詩四首而巢雲老雀夢猶寒真警句

也因思青蓮紫米碧麥又得一伴侶矣

世上有眼前極變事而人以爲常今拈出之豐于嫁女而嗇于教子明于責人而暗于責己勇于作惡而怯于積善巧于取名而拙于績實真可異也

吳江三高亭祠鴟夷子皮張季鷹陸魯望而議者以爲子皮爲吳大仇法不當祀前輩有詩云可笑吳痴忘越憾却誇范蠡作三高又云千年家國無窮恨只合江邊祀子胥蓋深非之後有戲作彈之者云匿怨友其人丘明所耻非其鬼而祀聖經是誅

今有竊高人之名犯衆心之惡有識之士莫不共憤無知之竟豈當久居又云范蠡越則謀臣吳爲敵國以利誘太宰嚭而脫彼句踐鼓兵却公孫雄而滅我夫差旣遂其謀反疑其主鄙君如烏喙累大夫種以伏誅自己曰鴟夷載而施子而潛遁又云如蠡者變姓名爲陶朱詭蹤跡于江海語其高節則未可謂之智術則有餘假扁舟五湖之名居笠澤三高之首況當此無邊勝境之士豈應著不共戴天之讎云云鴟夷之見黜于吳宜也而史越

王判紹興日作會稽先賢祠亦復黜之不得在高
士之列其說云或謂鴟夷子皮與賀季真之高而
不得名高士何也嗚呼予于是豈無意哉夫貴于
士者進退不失禮意彼子皮去國之遺言有人臣
所不忍而季真阿時所好黃冠未歸又使李林甫
輩祖餞賦詩予見其辱未見其榮也使子皮居嚴
子陵之上季真寘張子同之列則有不可者故具
述之覲表者知不敢苟而高士之尤可貴也嗚呼
子皮既不容于吳又不齒于越千古之下至無容

身之地公論至後世而定亦可畏哉是以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况君臣之際乎司馬公修通鑑而不取屈原離騷之事正此意也深慨其事故書之以爲異世之戒云樗道人曰文雖近刻議論亦奇

野客叢書載進士放榜須有一人謝世名曰報羅使言報大羅天也冷居士笑謂今之進士無真實爲君民幹事者這差多著數人也得

洪憲仲魯忠文公咨夔次子也嘉熙丁酉居憂天目

山素有元章愛古之癖而山中所產亦秀潤不減太湖洞庭村僕駱老者專任按挾之役會族叔璞假畚耒鋤芥將爲築室用駱掌其事擇利鈍數事付之璞怒其輕已率其子槩共毆之至斃是歲中元日也洪公力與維持泯其事璞素曠持一邑短長邑令王衍婺州人惡其所爲廉得之遂收璞父子及皿屬于獄洪公亦以曾任調停例追逮良窘時王實齋遂守吳昇家也亟往取援王爲宛轉趙憲崇暉改送餘杭縣獄具以主僕名分因鬪而死

璞止從夏楚禳僅編置贖銅而已明年戊戌中元
洪公方奏廁忽覩駱老在側云近山雨後出數石
巉秀可愛主人幸一觀之洪倉卒忘其死徃從其
行纔跬步間覺此身已在簷楹間稍至一土神廟
便有四力士自廟中出挾之空行其去甚駛天昏
昏如昧喪足下風濤澎湃聲可恐竟非佳境反顧
駱曰旣若此何不告我駱曰忍死略至便可還也
稍前一河甚闊方念無津梁可渡則此身已達彼
岍又見數百人掩面趣右而去自此冥行如深夜

忽矐黑中一山橫前有竅如月數百人皆自此而入心方疑異而身亦度竅矣到此足方履地旣前復有一河污濁特甚僧尼道俗汨沒其間至此方悟爲入冥心甚悲恐稍前頗有一人居蕭疎殊甚又前有宮室軒敞巍聳四垂簾幕庭下列緋綠人獄卒甚衆儼如人間大官府初無所謂阿旁牛頭也右廡絕昏黑隱見荷杖筮楚者甚苦其外小庭中一黑蟒大與庭等仰視一燈悲鳴無度洪所立左廡則微明若欲曙時微聞其旁喃喃若誦經

聲洪平日不喜此方窘懼中亦慢隨其聲誦之庭中人怒起立怒視而殿上簾盡捲有綠衣者出坐東向緋衣者坐向西最後金紫人居中庭下綠衣吏抱文書而上高唱云洪某枉法行財罪當死洪甚懼不覺身已立庭下漫答曰爲叔解紛初非枉法金紫人怒曰此人間諱詞安得至此洪曰死不辯然有三說璞叔也駱僕也不忍以僕故至叔于辟一也駱無子妻貧老無以養使璞資之以終其身二也且駱妻自謂一經檢驗永失人身意自不

欲非強之和三也金紫人始首肯曰爲叔解紛初
非極法此說有理可供狀來便有紙筆在前直書
其說以呈金紫人怒方霽曰可與駱氏立後且命
綠衣導之以回轉盼間駱之父母皆在焉途中因
扣綠衣所見大蟒爲何物厲聲答云此開邊喜殺
之人也稍前見數十百人持鬃馬皮而來又扣之
曰此受生回也又見獄吏持刀劍驅百餘人自西
而來其中有洪氏族長爲僧者曰燁闍黎亦在焉
方疑之燁忽呼曰三十哥仲魯弟行安得在此爲驅卒

塗官亦多
九五之說

改過之念不決前
不味然亦不至
法下矣

擊其首粉碎回視之仍完復矣因扣綠衣云人間
何事最善綠衣舉手加額曰善哉問忠孝爲先繼
絕次之或謂其說尚多因問金紫者何人拱手對
曰商公飛卿字暈竹乾淳間從官復問平生食祿遂于袖中
出大帙示之已姓名下其字如蚊不能盡閱後註
云合叅知政事以某年月日姦室女某人某日爲
某事降祕閣修撰轉運副使洪悚然淚下曰柰何
綠衣曰但力行好事且言某亦人間人任池州司
戶溺死陰間錄其正直得職于此稍前至大溪有

橋如魚網心疑其異而身已度矣又前溪益大綠
衣人推墮之恍然而寤則死已三日矣妻子環立
于傍特以心微暖口尚動未就殮耳後一歲璞亦
入冥覺身墮鐵網中見鄰院僧行昭立庭下主者
詰責曰汝爲僧乃專以殺生爲事何邪昭曰殺生
者乃屠者黃四某不過與之庖氣耳亟問黃四無
異辭乃訊足二十而去方窘懼間忽轉呼觀天判
官決獄視之則忠文公也璞號求救公曰汝殺人
何所逃罪然未應爾也恍然身已出網外而甦後

行昭以管橋立積木上敗足呻吟痛楚者三歲而
殂璞亦未幾死後洪公于庠申歲首以祕撰兩浙
漕召憶向見心甚恐後亦無他官至文昌端明殿
學士晚雖亂亂然竟享上壽而終豈非力行好事
所致乎此事洪公嘗入梓以示人余向于先子侍
傍親聞伯魯尚書言甚詳後會其猶子憲使起畏
又立復詢顛末書之

出雜志

宋長安張衍有道者也嘗謂古者福人多貴人少今
貴人多福人少嗚呼知言哉

如此說來則福與
貴實近處

聖文正所以使小人
謂之曰古月八上之
以文即謂之未也

宋鄭公初名郊爲知制誥時仁宗驟加獎眷便欲大
用有忌其先進者諧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
吁小人之諧人也直不肯令人有其姓名一至於
此可發大笑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趙邠卿謂久假不歸卽
爲真有亦有意蓋憐五伯不能久也若能習慣亦
成自然與強恕而行求仁莫近最相近

喉閉之疾極速而烈前輩傳帳帶飯惟白礬一味然
或時不盡驗辛丑歲余侍親自福建還沿途多此

症至見闔家十餘口一夕併命者道路蕭然行旅
惴惴及抵南浦有老醫教以用鴨嘴膽礬研細以
釀醋調灌歸途恃以無恐然亦未知其果神也及
先子守臨汀日鈴下一老兵素愿謹忽泣請告曰
老妻苦喉閉絕水粒者三日命垂殆矣偶藥笈有
少許卽授之俾如法用之次日喜拜庭下云藥甫
下咽卽大吐去膠痰凡數升卽差其後凡數人莫
不立驗然膽礬難有真者養生之家不可不預儲
以備用也 熊膽善辟塵試之之法以淨水一器

塵罩其上投膽粟許則疑塵豁然而開以之治目障翳極驗每以少許淨水略調閉盡去筋膜塵土入水腦一二片或洩痒則加生姜粉些少時以銀筯點之絕奇赤眼亦可用余家二老婢俱以此奏效辛酉夏余腿瘍發于外臙初甚微其後浸淫涉秋徂冬不良于行凡敷糝膏灌之劑嘗試略遍痛癢襍作大妨應酬一日友人俞和父見過怪其蹒跚舉以告之和父笑曰吾能三日已此疾法當先以淡蘆水滌瘡口浥乾次用局方駐車丸研極

細加乳香少許乾糝之無不立效遂如其說用之
數日良愈蓋駐車丸本治血痢滯下而此瘡亦由
氣血凝注所成醫者意也古人處方治疾其出人
意表如此丸其後莫子山傳治痢社稷元亦止是
一味藥用有奇驗亦此意也

出雜志

宋太祖將北征京師之人喧言出軍之日當立黥檢
爲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他州太祖聞之懼密以
告家人曰外間誼誼如此奈何太祖姑卽魏氏長
公主面如鐵色方在廚引麵杖逐太祖曰大丈夫

臨大事可否當自決乃于家間恐怖婦女何耶如此女人真堪爲帝王眷屬葉笑翁嘗曰士人家婦女尚有秀才氣者其人決不能發達亦妙語也

鍾夫人琰適王渾生濟渾嘗共琰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叅軍生子故不翅如此叅軍蓋謂渾中第淪也讀晉史至此每嘆夫人此言乃千古大英雄知己之言也假使腐儒聽此又以爲瓜田李下矣噫俗儒可與語千古哉

章友直伯益以篆得名召至京師翰林院篆字待詔
數人聞其名然心未之服俟其至俱來見之云聞
先生之執久矣願見筆法以爲模式伯益命粘紙
各數張作二圖卽今洗墨濡毫其一縱橫各作十
九畫成一碁局其一作十圓圈成一射帖其筆之
麓細間架疎密無毫髮之失諸人見之大驚歎服
再拜而去

事不練者多憂心不正者多懼氣不全者多喪學不
博者多惑志不定者多屈養不深者多露見不到

者多陋此張無垢格言也又馬碧梧格言曰留有餘之功以還造化留有餘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之福以還子孫

劉斐仲忱詩律殊有風致常賦咸陽二絕云父老壺漿迂義旗秦亡誰復爲秦悲不曾被虐曾蒙德十
二金人合淚垂玉殿珠樓二世中楚人一炬逐煙
空却緣火是秦人火只與焚書一樣紅殊類唐人
題詠他詩亦稱是

富鄭公從軍徙青七十餘萬衆自河北東下公毅然

植心仁美其中
作矣

果竟一語已成道矣

楊子復錄

卷七

二十一

曰吾不以一身易六七十萬人之命乃廣爲招納
自屋廬飲食醫藥靡弗備具也公嘗自謂在青州
遠勝二十四考中書今是可與言功名者

安定郡王子濤字仲山在京師時其兄子冲喜延道
流方士有許公言者能以藥爲黃金其人皎然王
樹有小鑪高不盈尺以少藥物就掌中調之納火
中須臾精金也謂仲山曰如何仲山曰畢竟只是
假許愕然拊其背曰善自愛越數日告子冲別挽
留不回將出門邀仲山耳語首言君兄且死矣君

子謂余亦祿元
已往矣其能保
不聞業已自愛
皆復其於天皆
不徒死况余亦
然所言既如此
何次道此德如
後人亦當效
也 八月九

則減六六末
月道

手直紋未可量但早年亦難因宜順受之壽可至
六十九人壽修短視其操行上帝所甚惡者貪所
甚靳者壽人能不犯其所甚惡未有不得其所靳
者君能不忘吾言可至七十九持之益謹更可至
八十九外此非吾所知也仲山問其行何之曰中
原將亂吾入蜀耳未數月子冲一夕無疾而亡踰
年金入寇仲山負其母以南晝伏宵行數阨于危
僅脫平生守許之戒不渝既而襲爵年八十七晚
乃終克家端明乃其曾孫

寡近不能以有
福字照四字相
救受美為何如

杜牧之云今推歸于佛買福賣罪如持左契交手相

付頗盡近世佞佛之態

樗齋漫錄卷之八

甫里許自昌玄祐父纂

昔聞鄉先生云如論語中必也正名乎子路則曰甚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當時聖門如此問荅藹然師弟子之真情極有意味豈若後世語錄中一味稱賞而已何曾有此等氣象也

宋元豐甲子洛中大雨天津橋波浪與上陽宮牆齊夜西南城破伊洛南北合而爲一深丈餘公卿士

周中法
如長古
物

此詩可入思致

庶第宅廬舍皆壞韓丞相康公尹洛撫循賑貸無盜賊之警人稍安後兩日有惡少數輩聲言水再至人皆號哭公命擒至決配之乃定今萬曆戊申吳中大水姦民亦有乘機生事者賴大中丞懷魯周公取其渠魁置之法因以不擾噫周公之績可謂偉矣足與韓康公今古爲兩

范忠宣云有愧而生不若無愧而死這便是了生死萬曆戊申大水爲害諸詞家競作詩歌以紀其異惟馬貳師大水謠十首借詼諧之語以形容水勢之

大頗堪撫掌今錄其四洪波豈但害青秧樹死無
遺只剝楊卽使穀生楊樹杪再加三尺也難當田
家小婦不知荒猶自撐船暗約郎俏語郎今來更
便船頭恰好鞦奴床雨聲不歇水頻增虎隸催徵
尚繞門欲剝衣裳來換酒三年前已婦無視鄉民
捕魚無遺術大者爲網小者罟今年不患食無魚
明年只怕爲魚食

今之秀才以歲考三等爲耻故有埋藏君子出脫小
人之說凡有志者願考四等五等六等不願考第

三等也以三等絕無生意耳豈知三等在宋朝甚貴不比今日之賤也宋朝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虛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選者亦皆第四等獨吳正肅公嘗入第三等後未有繼者至嘉祐中蘇子瞻兄弟乃始皆入第三等已而子由以言太直爲考官胡武平所駁欲黜落復降爲第四等設科以來止吳正肅蘇子瞻入第三等而已故子瞻謝啟云誤占久虛之等吁三等之貴如此梁次公戲爲今之三等秀才解嘲曰蘇子瞻文章妙今古尚以

坡書本深元註
莫再誤

二等爲矜詡乃輕我黨耶聞者絕倒

天慶觀主聶碧窓有哀被虜婦詩爲一時稱誦詩曰
當年結髮在深閨豈料人生有別離到底不知因
色譎馬前猶自買臙脂

金陵史忠無嗣一女旣笄壻貧不能娶與壻約元夜
畧具隻雞斗酒我當過飲至元夜誑其妻與女曰
家家走橋人人看燈曷亦隨俗可乎携妻與女送
至壻家取咲而別後補女粧奩大半是平生詩畫

耳

如謀及婦人
決不能成

似此別法歷以五
其神法及世而下
故加誅

前更上後致字以
心更字之

高皇帝造逍遙樓見人博奕者養禽獸者遊手遊食
者拘於樓上使之逍遙盡皆餓死樓在淮清橋東
北臨河對洞神宮之後今開王廟是其地基也禱
道人曰 聖君制度便超千古今安得萬間逍遙
樓哉

嘉靖間御史劉公行素命書辦顧曉寫詩軸顧擅易
一字劉公畧不介意復命寫送行詩輒易兩字劉
大怒責之革去其役劉語人曰待小人不可不嚴
寬則益無忌憚矣斯言真可法

此人想指使眉公
而言此語成於
明季亦未可知

白門賈豎高霞峯者好以俚句塗抹寺壁且無處不
到偶諸御史遊鷄鳴寺一道長指壁上詩戲高姓
御史云此高霞峯想是貴族不然那得如此好句
高公問住持此是何等人好拿來枷號示衆霞峯
聞此語覓數人各寺洗詩潛踪累月知者絕倒樗
道人曰如今各處寺院都該着御史走一遭

山人某姓者自負其才傍無一人途中聞乞兒化錢
之聲悲切遂謂之曰如此哀求能得幾何若叫一
聲太史公爺爺當以百錢賞汝乞兒連叫三聲某

探囊中錢盡以與之一笑而去乞兒問人云太史公是何物值錢乃爾

閩士莊恢弘甫云朱子所著正欲破先儒專門之弊其門弟子不知此意但欲推尊所傳不復更加研究究黨同伐異反甚于先儒

一醉漢酒後大言曰莫小看我家大門口一直便到北京

皇帝家裏人俱笑之不知此卽誰家屋裏沒觀音個人人心有仲尼人皆可以爲堯舜滿街皆聖人之

總足結吟
實政也然
公亦
便宜矣

言也人自不察耳此大舜所以好察邇言也

婦人之纏足起于近世前世書傳皆無所自南史齊東昏侯爲潘貴妃鑿金爲蓮花以帖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然亦不言其弓小也如古樂府玉臺新詠皆六朝詞人纖豔之言類多體狀美人容色之殊麗又言粧飾之華眉目唇口腰肢手指之類無一言稱纏足者如唐之杜牧李白李商隱之徒作詩多言閨闈之事亦無及之者惟韓偓香奩集有詠屐子詩云六寸膚圍光綴綴唐尺短

死於志
元標
乃祖

以今校之亦自小也而不言其子

古今忠臣節婦看得一死真如鴻毛此皆夙根勘得
生死破故能輕人之所重如是此之謂了生死
記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夫財外物也
身已身也孰疎孰親孰重孰輕而不仁者乃顛倒
若此可爲痛哭流涕矣

不仁者以身發財一語罵人極毒嘗細思之娼婦三
錢五錢一宿身猶自己之身也可謂之以色發財
不可謂之以身發財齋夫馬夫一錢二錢一程身

猶自己之身也可謂之以力發財不可謂之以身發財卽至奴僕曰賣身矣然律無故打死做工人者罪是身猶自己之身也可謂之以分發財不可謂之以身發財到猪羊鵝鴨等物逐筋論價方謂之以身發財矣夫身且售矣發財何益真可發一大笑也不仁者省之

今海內率言戒殺矣而不知其本夫業已爲猪爲羊爲鵝爲鴨矣故人得公然殺之而莫能禁也譬如殺人則抵命不戒而人自戒也曰戒殺者只欲人

不失人心因不失人身耳何世多錯認了也善乎
一比丘之言曰爲猪羊而爭命是四隻脚時爭也
還須兩隻脚時爭方好此意正與余說同

完雖不
白月則
悅柳不
甘
桂子身

古今豪傑多有負奇冤不白者其言多起于骨肉參
商而遠聽者成之此亦上天有意存焉蓋此等豪
傑近則秉一世之銓衡遠則操千秋之月旦此處
最易埋沒了人故先使身親歷之庶幾他日不因
人言而便輕易判斷却也

已污而議人之潔者無福之人也已潔而議人之污

沈御賢人三財

即侯朝貞

長安人

若寒士故

者猶薄福之人也。已潔而人無議其污者，有謂之
人也。已潔而人仍議其污者，乃厚福之人也。此等
議論不可與氣節之人言，況可與讒邪之人道乎。
采議曾魯公謚始曰忠，獻禮官劉摯駁曰：丞相位居
三事，不聞薦一士，安得謂之忠家累千金，未嘗濟
一物，安得謂之獻。衆不能奪，改曰宣靖，吁可畏哉。
今日位居三事，家累千金者不乏人，亦有意乎忠
獻之謚否也。

王元之草李繼遷制，繼遷送馬五十匹，潤筆客偶述

此余笑謂如此舉動秀才所無

張僕射齊賢以吏部尚書知青州其治安靜民頗安
之或謗其居官弛慢朝廷召還公語人曰向作宰
相幸無大過今典一郡乃招物議正如監御廚三
十年臨老反煮粥不了英雄爲群小點污真可痛
惜

今日東南慧心之士好作清真文字多不利場屋以
其神在淡處味在冷處不易賞鑑故也不若無所
知見之人記得齷齪時文三五百首反取一第如

或問古何以名子多

小人少也

必謂其不立

子勉以修名

子勉以修名

子勉以修名

子勉以修名

子勉以修名

子勉以修名

子勉以修名

子勉以修名

子勉以修名

子勉以修名

子勉以修名

子勉以修名

子勉以修名

子勉以修名

子勉以修名

子勉以修名

子勉以修名

子勉以修名

子勉以修名

子勉以修名

子勉以修名

文雖不善入則

必就清且其

必如人之文反

其不如題時亦得

寄真若百發百中者因思坡翁橄欖二語足以勸
之坡語爲何曰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
甜

潘邠老哭東坡詩云公與文忠總遇讒讒人有口直
須緘聲名百世誰常在公與文忠北斗南讒人見
此亦應自笑文忠蓋指歐陽公也

梁次公爲弟子說論語三戒一士友醉而大叫曰我
今年三十歲了既非少色不當戒又非老得不當
戒貪財好色非孔子之教乎次公笑而謂曰公言

最是但只是有此鬪氣其人慚笑而退一座大快之

長安有度虬頗善爲賦一日作清思賦出以示人人

不之貴虬乃托以相如作遂大重于世世人眼目從來如此

梁次公與一友夜談每至極快處其友唯唯而已次公問其故友曰曾聽過次公笑謔之曰汝是天下極賤人友駭問次公曰天下極快道理一經汝聽過便不值錢非賤而何友亦大笑

文類相如故

可以同列如

否則不

也

宋初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其黨因對言穀宣力實多微伺上旨太祖曰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六哉王言可謂直得世人作詩文祕訣

東都周宗慤平日未嘗作東一日請客久旱忽雨朱溫戲之曰驕陽爲虐已成災賴有筵開周秀才莫道上天無感應故交風雨一齊來若論今日秀才一生只是吃着別人幾曾見他作東七年之旱可慮也

諸心法考
卷之三

九思會三

元介
元介
元介

宋高南爲奉新令有願減十年壽乞爲三日霖之句
以祈雨此仁者之心也壽當無量矣此非說報應
三日霖中所活無數豈止十年已乎其爲壽也多
矣

紫衲道人曰凡忍辱不得忍事不得忍言不得皆福
薄也

冷居士曰天下惟處館先生最福薄主人家兩粥一
飯亦沒福消受橫生嫌隙廣作怨尤必至解之而
後已真可憐也

著書驚日短。彈劍惜春深。此信慧崇佳句也。極似霽齋景况錄之以公同好。

宋仁宗時皇嗣屢失吳處厚上書乞立程嬰公孫杵臼廟以二人乃趙氏之所以延也。此事似迂而實不妄。但不可與儒者道耳。

馮瀛王有句云。未省乾坤陷。吉人此語真是造化在手。人人可以自信。知其言者。知其人也。又云。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逼真經歷過語人。但見其身事十二帝而不危。以爲依阿詭隨。豈知

其自家樞柄如此善乎富文忠公之言曰如道者此孟子所謂大人也今人皮相安足語此

張文定公齊賢自警詩曰慎言渾不畏忍事又何妨國法須遵守人非莫舉揚無私仍克己直道更和光此个如端的天應降吉祥人但以爲詞語質朴事理切當而已不知無私克己之語真聖人之言也今天下無私之人渾是一團己所以學問不大事業不光令人轉思孔顏授受以克己爲第一義也文定古今第一流人物自然平常語句中亦流

今人語中此語亦
不少

露出古今第一等議論來

別人面上便宜不可討自家面上便宜不可不討此
從虎丘僧舍聞之亦妙語也

梁次公曰凡大富大貴大學問人絕無猜疑妬忌貢
高我慢之心足知猜疑妬忌貢高我慢之人皆福
不足故也

哭子喪明已爲賢者所呵責乃有宋時穆彥璋者以
愛子死不願生挺身入山林飼餓虎不大可笑耶
紫衲道人曰此子必是彥璋前生冤對特見愛子

身以引入虎口者耶噫世之爲愛子故而喪失身命者多矣亦知此否

東坡云如人善博曰勝曰負可謂極描畫矣而荆公改作曰勝曰貧尤爲意想之所不到坡猶畫形荆則畫神矣文章之優劣關於一字如此

宋胡瑗廵門人徐積食二女子侍立將退問曰或問見侍女否何以荅之瑗曰莫安排此意最好今天下道學先生原無真假只爲安排假了竊謂聖人亦常人也其行事安能便與人遠何必粧做聖人

影像反把常人真面孔塗壞了可惜可惜

胡且曰應舉不作狀元仕宦不作宰相虛生也謂之快語則可若論至理儘有狀元宰相而復虛生者蓋狀元宰相之上尚有事在卽狀元宰相之中亦有事在非但狀元宰相而已便可不虛生也吾聞之冷居士如此

或問自昔名流後嗣類不振何也曰名者古今美器造物者深吝之前人得之多後人豈應復得最爲知盈虛之理

山谷在南康落星寺一日凭欄忽傳坡亡痛惜久之已而顧寺僧拈几上香合在手曰此香匾子自此却屬老夫矣此正痛惜推崇之意或以名素相軋而然此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

紫衲道人曰厚福人過少薄福人過多有福人知過便改無福人過而不改

向見書齋中一聯云有工夫讀書便爲造化待功名到手方是文章極愛之近一老僧述達觀和尚之言曰有一分學問便是一分福極說得好

俗語有女婿齒疼須灸丈母脚根之語殊爲可笑一
衲子云脚根有丈母穴灸之可止齒疾故云不意
世俗傳之訛也然亦頗得丈母愛婿之心矣書罷
又爲一笑

昔人每稱岳父爲泰山按岳卽泰山之義也不知其
自後考泰山有丈人峰故俗于婦翁有泰山之呼
蓋隱語也今吳中稱叔爲椒稱兄爲况想亦其遺
耶可發大笑

一老衲講所惡于上母以使下所惡于下母以事上

反是則難行
清味於古也

所惡于前母以先後所惡于后母以從前所惡于左母以交于右所惡于右母以交于左十二句只以一言蔽之謂自我做好人起最透脫最無秀才氣使說書者俱如此可喜也

冷居士曰末世絕無好人僅有不好人須用我的好引他的好出來切勿將我的不好惹他的不好出來寧可把我的好換去他的不好始得此可謂菩薩心腸好雄手段總之亦是一箇恕字的註腳也一士問梁次公曰我欲行論語兩句終未得次公問

顧力行如何且
人何如信言而
疑今

何語士曰入則孝出則弟耳次公謂士汝在家罵
父母否士曰否汝在家打兄嫂否士曰否次公又
問汝以虞舜爲入孝否士曰孝汝以周公爲出弟
否士曰弟又問不告而娶是孝否誅管蔡是弟否
士力以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周公弟也管叔兄也
爲解次公厲聲大叱曰舜之不告明明是箇不孝
周之管蔡明明是箇不弟汝偏信他孝弟汝在家
未嘗不孝不弟汝偏信自家不孝不弟何已死之
前人如此信他見在之自己如此疑他士言下有

省

古今真人惟有陶淵明一人而已東坡云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饑則叩門而求食飽則具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知言哉因思俗人陰以爲利陽以爲名忍饑對食閉門獨享不天淵乎

六經有終始字而無始終字卽言化育而不言育化是也天下事那一件不從前劫來釋語云要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已明

白言之

客言自周及宋五星凡五聚周文王七年孟春五星聚房春秋時齊桓公將霸五星聚箕漢高祖入關五星聚尾箕唐肅宗復長安其年五星聚東井宋乾德五年三月二十七日五星聚奎天寶九年之聚無論矣卽齊桓之聚何德以致之耶是以五星之聚不盡爲祥也而冷居士更以乾德之聚不關文學謂宋之理學不足以聚奎也其然豈其然乎婦人不稱名出嫁之後卽以父之姓爲名如春秋王

浙夫人及好學所
亦不才每飲

姬齊姜宋子之類是也後世字學不明以姬姜爲婦人之稱是周公太公俱化爲婦人矣可爲噴飯滿案

庸奴烹茶加意着鹽主客共笑謔賞之曰誰人當鑪盧陸不是過也其人喜曰偶醬說不在耳今其在也更當何如傳以爲笑不知東坡和寄茶詩已有老妻稚子不知愛一半已入薑鹽煎之句矣乃知世上俗因俱有一脉不斷

秦法禁弃灰弃市不知者以爲苛張孟奇考馬經

卷之六
重刊校人真
中續注也

乃知馬性畏灰更畏新出之灰馬駒遇之輒死故
石礦之灰往往今馬落駒秦之禁弃灰爲畜馬計
也又考夏小正及月令仲夏之月毋燒灰是月頒
馬政游牝別群毋燒灰者亦爲馬也因見古人一
法之立俱有微意善乎紫衲道人之言曰熟讀得
大明律一部可以經世矣真名言也

京師勾欄中渾語謂給人者皆言黃六其義乃指黃
巢兄弟六人巢爲第六而多詐故稱騙人者爲黃
六也冷居士聞之曰今却遍世界是黃六矣

特為蘇尼人
戶忌

釋表亦不違守
則其其其其
世心如世心如
久世心如世心
世心

馬貳師曰凡納粟而不中不官者皆前世拖欠錢糧
之人此雖謔語實一大藏傾翻了矣由此推之世
間還債之事豈易更僕數乎

似空和尚謂孟子通身是義不過守得不偷盜一戒
蓋以言餽以不言餽皆盜賊之心也孟子充之至
此方可謂之不偷盜如世人以不穿窬為不偷盜
其為偷盜也多矣戒云乎哉

俗語云情人眼內出西施至言也古人所載麗人大
都多情人之詞可笑南漢主劉鋹得波斯女黑曠

而慧豔銀燐之賜號媚猪夫猪也而媚乎哉

火浣布贊云火澣布布入火不滅布則火色垢則布
色出火而振之皎然疑乎雪此見于逸周書者也
然文字至此真化工矣卽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八
字有無萬大千轉折

張孟奇曰易之爲書廣大精微天地古今萬物萬事
無一不備無一不徹楊雄之太玄司馬光之潛虛
皆易之所已詳者也夫玄與虛得無贅乎噫乳出
酪酪出酥酥出醍醐若雄光輩之所作是又從醍

翻中覓酥從酥中覓酪從酪中覓乳也今之作者
何一不如是乎

一人夢中行酒令作狀元醒來對人殊有驕色人都
笑之嗚呼浮世榮華何一非夢中之酒令也但夢
覺酒醒者少耳

端平初濟王夫人吳氏復舊封其父謝丞相啓云孤
忠未泯敢忘漆室之憂葵厚德難酬願效老人之
結草工切如此

象具十二肖肉惟鼻是其本肉膽隨月轉在諸肉正

月建寅卽膽在虎肉又言象肉千味又言象膽隨
四時在四足乃知最變易不拘者象是也故夫子
釋爻取名曰象或以易爲虫名此虫一日而十二
變色乃以名書果不誑我

宋楊敬仲曰骨肉以不得信爲平安朋友以相見疎
爲久要此至言也非親身經歷決不宥信

衛夫人者尚書李充之母常以夫姓自稱爲李衛今
婦人自稱宜倣之

我家昌齡詩云昨日有人相問訊旋將落葉寫回書

永叔嘗手書此詩盖有味乎其言矣

賀季真訪賣藥王老問黃白之術持一珠貽之老卽以珠易餅共食季真心念寶珠何以易餅口不敢言老曰慳吝未除術何由得當時點化季真誠爲捷徑但老亦非珠餅一視者倘能以餅視珠何由知季真慳吝耶

祿命家言其星辰名字皆後人杜撰不足信者熊退叟嘗作命說送術者雲岫有云三代盛時家有受田阡陌未裂蔭耗之星夫何居里有公選科月未

與科名科甲之星夫何麗此言真足以祛千古之惑

術家每謂六耳不傳道兩人密語不許參以第三客有豔其秘密而恨已不得聞者硯北子曰我已悉知之矣客就問硯北子曰大都欺心罔人之語不可令他人聞之者耳

就標
與人共之
極路

樗齋漫錄卷之八

終

九月十六日